

## 《欢喜冤家》、《醋葫芦》 中的晚明戏曲资料考析

汪超宏

自从王国维开辟从小说中搜辑戏曲资料的途径以来,研究者们从《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歧路灯》、《品花宝鉴》等作品中找到了不少有用的材料,这些材料生动地记载了彼时彼地戏曲作品流传和演出的真实状况,足以弥补曲目、曲话等专书的不足。随着不少珍稀、罕本小说的出版,这一工作仍有可为之处。最近,笔者在阅读晚明小说时,从《欢喜冤家》和《醋葫芦》中发现了几则颇有价值的戏曲资料,现把它摘录下来,并略作考证与分析。

### 一

《欢喜冤家》异名《艳镜》、《欢喜奇观》、《贪欢报》等,正集12回,续集12回,每回叙述一个爱情婚姻或畸形性爱故事。作者西湖渔隐主人,真实姓名与生平无考。序谓:“喜谈天者,放志乎乾坤之表;作小说者,游心于风月之乡。庚辰春王(当为“正”之误)遇闰,瑞雪连朝,慷当以慨,感有余情,……演说二十四回,以纪一年节序,名曰《欢喜冤家》。”末署“重九日西湖渔隐题于山水邻”。庚辰是崇祯十三年(1640),当年正是闰正月,至是年九月初九,小说已编纂就绪。小说中有五处写到当时的戏曲演出和创作情况:

### 1. 演《四大痴》传奇

小说第12回《汪监生贪财娶寡妇》写嘉兴监生汪云生怪吝成性，因贪财娶寡妇而导致家产被骗的故事。内有一段写云生与王氏、王乔坐船去海盐，“云生上岸闲行，步到曹王庙前，只见台上演戏。云生近前一看，演的是《四大痴》传奇。正好卢至员外与妻子唱那《懒画眉》。”下面便是卢至与妻子所唱《懒画眉》曲文，文长不录。

《四大痴》传奇，实际上是四种杂剧的合称，以酒、色、财、气分作四痴。《酒痴》一名《酒懂》，5折，演姜义诏得不义之财，以酒败家事。作者李逢时，字九标，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色痴》9折，用庄子扇坟，其妻劈棺事，作者不详。《财痴》6折，用徐复祚《一文钱》杂剧，演卢至吝财事。《气痴》4折，演黄巢不第、因气反唐事，即孟称舜杂剧《英雄成败》。云生所见台上演唱《懒画眉》曲文正是徐复祚《一文钱》第1折的全部曲文，与沈泰编《盛明杂剧》一集（崇祯二年，1629）所收《一文钱》相比，两者曲辞文字差异很少。据徐朔方先生考证，徐复祚生卒年为1560—1629或略后（《晚明曲家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一文钱》具体写成时间无考，它成为《四大痴》之一种应是崇祯年间的事，《四大痴》有崇祯山水邻刊本，《欢喜冤家》也是山水邻原刊，如序所言当作崇祯十三年（1640），因此，前者比后者略早，且当时舞台上已经有了以《四大痴》为剧名的演出，《欢喜冤家》才如此记述它。

### 2. 演《颠倒姻缘》戏文

第续1回《两妻房暗中相错认》写杭州两个土财主朱子贵、龙天定从开始偷偷摸摸与对方妻子淫乐到公开换妻的故事。中有一段云：“每边出银二两，做一本戏文，不请一个外客就摆在花厅后面，就做一本南北两京奇遇的《颠倒姻缘》戏文”。

《颠倒姻缘》戏文，各家曲目未见著录。凌濛初有同名杂剧，祁彪佳《剧品》谓北（曲）四折，“凌波（即凌濛初）旧有《桃花

庄》剧，以韵调未谐而中废，及晤陈眉公，言微之之《会真记》，张负崔也。欲传此张女以崔舍人死，死而复生，盖报张也。凌大然之，因摭旧作一新之。人面桃花，崔、张卒以合卺。”凌濛初此剧今佚。此处《颠倒姻缘》戏文似非指凌濛初杂剧，而是一本与此回小说情节类似的传奇。

### 3. 演《苏东坡游赤壁》杂剧和《翠屏山》传奇

第续2回《一宵缘约赴两情人》写柳州妓女秀英一夜接待两客人而遭和尚了然杀死和巡按苏院破案的故事。中有一段云：

苏院同了王进士走到殿上，两房奏乐送了上席，呈过戏文。王进士道：“成本的不过内中几出有趣，倒不如拣几出杂剧一演，可好？”苏院道：“绝好。”王进士遂择了几出《苏东坡游赤壁》的故事，一来取“苏”字与苏院姓同，二来取佛印禅师与东坡共乐，欲要了然明日到苏院衙中去，好生看待之意。须臾，演了一番完了。副末复把戏目与王进士拣。王进士逊道：“这番该年兄拣了。”苏院取过一看，拣了那《翠屏山》内海阍黎奸潘巧云的故事，与王进士拣的大不相合。

以苏轼游赤壁为题材的杂剧，元人有无名氏的《苏子瞻醉写赤壁赋》，明人有许时泉的《赤壁游》、无名氏的《醉写赤壁赋》。此处所演杂剧似以无名氏的《醉写赤壁赋》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晚明上演元杂剧早已成广陵散，在嘉靖、隆庆年间，就只有何元朗（1506—1573）“度曲知音”“蓄家僮习唱……今绝响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许时泉《赤壁游》仅一折，今存《盛明杂剧》二集，胡文焕《群音类选》卷23《泰和记》也收有此折《苏子瞻泛月游赤壁》，与小说两次明言“几出杂剧”不符。远山堂《剧品》把无名氏《醉写赤壁赋》归入《雅品》，并说：“北四折。北剧每就谑语、俗语取天然融合之致，故北调以运笔为第一义，运掉未灵，便不能以我作古，不免堆积泛滥之病矣。此剧设色于浓淡之间，遣调在深浅之际，固佳矣；惜赤壁之游，词中写景而不写情，

遂觉神色少削。”此本今佚。

《翠屏山》，明末清初沈自晋（1583—1665）作。上下卷，27出，有清钞本，情节与《水浒传》第44回至46回大致相同，写杨雄妻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私通，石秀杀和尚、头陀，杨雄杀潘巧云、迎儿于翠屏山，增加了石秀妻被掳桃花山及获救的情节。此处所演，正是此剧。沈自晋剧作，向来不知是作于明末还是入清后，有了这一记载，可以明确肯定，《翠屏山》作于明末。沈自晋是沈璟侄儿，字长康、伯明，号鞠通生，苏州人，除《翠屏山》外，还有《望湖亭》、《耆英会》二剧和散曲集《鞠通乐府》，并将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增补为《南词新谱》，于曲学造诣颇深。

#### 4. 演《万事足》传奇

第续5回《孔良宗负义薄东翁》写孔良宗在江五常家坐馆，与江妾楚楚私通生子受惩罚的故事。中有云：“吹打送席，做一本新戏，名《万事足》。”

《万事足》，冯梦龙（1574—1646）作，《墨憨斋定本传奇》中之一。写状元陈循妻贤，为夫纳妾，设计让妾伴宿，生下一子。同榜进士高谷妻悍，不准高纳妾，后在陈循等人的劝说下，才同意将寄居在尼庵的高妾柳新莺及已七岁的儿子接回家中团圆。剧名由苏轼《子由生子诗》“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而来。剧中第24出、30出等多次出现“有子万事足”的话，小说中的江五常也欲把这两句作为堂前对联，戏正演到半本之际，接到任福建巡按御史的报文，其侄改此二句为：“为官一味清，有子万事足。”《万事足》作于冯梦龙任寿宁知县时（崇祯七—十一年，1634—1638），第36出《封荫团圆》下场诗云：“山城公署喜清闲，戏把新词信手编”可证。小说的记载说明，在《万事足》问世不久，就已经在舞台上搬演全本了。

#### 5. 《金簪》传奇剧目

第续10回《黄焕之慕色受官刑》写黄焕之因恋尼姑性空、以

金簪为信物而遭官刑、后终成婚姻的故事。结尾云：“好事者作《金簪》传奇行于世，予今录之，与《玉簪》并传，可为双美乎？”

《金簪》传奇，吕天成《曲品》、祁彪佳《曲品》、《曲海目》、《今乐考证》、《曲录》等未著录，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据此著录。据小说，此事发生在万历己丑、庚寅、辛卯、壬辰（1589、1590、1591、1592）年间，地点是在浙江临平、杭州。事情发生后，先被谱成剧作流传，作者据传奇编成小说。

## 二

《醋葫芦》，4卷20回，题西湖伏雌教主编，首序署笔耕山房醉西湖心月主人题。醉西湖心月主人还有小说《弁而钗》、《宜春香质》。《醋葫芦》第4回《思疗妒鸩鸩置膳，欲除奸印信关防》结尾有一〔附录〕云：“予舍亲张大娘子，居西湖之滨，有才有貌，无匹无俦，合卺三载而愁病剧，既登鬼录，因作是诗。”诗共16句，不录。在序与诗之间，题曰：“己卯花朝”，己卯是崇祯十二年（1639），小说成书也当在这一年前后不久。

《醋葫芦》写南宋临安成珪妻都氏凶悍无比，制订种种清规戒律，限制成珪的行动，违则严厉惩罚。都氏无子，迫于压力，只好给成珪娶一妾石女熊氏。成珪与侍婢翠苔偷欢，都氏发觉后，毒打翠苔昏死。在家人成茂的帮助下，隐于成珪友周智家，并生下一子梦熊。都氏过继侄儿都飙为子，反受其害。都氏死后入地狱，因妒罪倍受折磨。后经死后脱胎为波斯尊者的熊氏的解救，还阳，悔悟已过，接翠苔及其子回家。故事背景虽假托南宋，但其中所记剧目和演戏情况大多是晚明风尚的真实记录。

小说第10回《伏新礼优觴祸酿，弄虚脾继立事谐》，写成珪宴请宾客：

戏子手呈戏目，到席中团团送选，俱各不好擅传。正推逊间，忽有两个邻里少年道：“近日寿筵吉席，可厌的俱演

《全福》、《百顺》、《三元》、《四喜》，今朝既是闲酌，何不择本风趣些的看看。”周文弟兄（周智子）与都飙一班儿都说有理，就择三本拈个阄儿，神前撮着的就是。少年道：“我有三本绝妙的在此，一本《狮吼》是决要做的；一本《玉合》，也不可少；一本《疗妒羹》，是吴下人簇簇新编的戏文，难道不要拣入？”周智道：“你们后生家说话俱不切当，常言道：‘矮子前莫说矮话。’谁不知本宅老娘有些油盐酱？这三戏俱犯本色，岂不惹祸？只依我在《荆》、《刘》、《蔡》、《杀》中做了本罢。”众后生道：“老伯有所不知，《疗妒羹》新出戏文，绝妙关接，况且极其闹热。就等老伯拣了两本，小侄们就共力保举这本，一总投入瓶中，知道捉着那本？”周智道：“既是好看，也不要拂了你们高兴，便拣在内罢。”众少年得这口风，便将药阄投入瓶中。成珪向神拜毕，用箸取出一个，却好正是《疗妒羹》。众少年一齐称快，以为得意。戏子便开场，逐出出做将出来。有原本开场词一首，以见戏文之大意。

下面便将开场词〔菩萨蛮〕、〔沁园春〕全文抄录，文辞与明刊《梨花别墅五种》中的《疗妒羹》第一出《醒语》完全一样。

下面将小说中出现曲目的相关情况介绍如下：

1. 《全福》：明人有此戏未见各家曲目著录。清女曲家王筠有《全福记》，2卷，28出。有乾隆年间刊本。王筠，字松坪，陕西长安人。乾隆进士王元常女。除《全福记》外，还有《繁华梦》、《游仙梦》传奇二种和《槐庆堂集》（胡文楷《历代妇女著述考》卷七《清代一》、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下编传奇四·清传奇部》）。此处记载可为明传奇增加一曲目。

2. 《百顺》：明无名氏作，记宋王曾于真宗、仁宗时以三元致位宰相，富贵、功名、寿考，一时无比，又增饰其子科名，以百年皆在顺境，故名。“凡宾筵吉席，无不演此剧”（《曲海总目提要》）有傅惜华藏清乾隆间懋德堂钞本、程砚秋藏清钞本。



3. 《三元》：《三元记》有二种，一是《冯京三元记》，一是《商辂三元记》。前者为明沈龄作，写冯商无子，因积德行善，感动天神而得子。其子冯京 18 岁时在乡试、会试、殿试中名列第一，冯商也受到皇帝封赠嘉奖。有《六十种曲》本。后者亦名《断机记》，明无名氏作，有明富春堂刊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以影印。剧写商霖未婚妻秦雪梅，在商霖死后坚持到商家守节，含辛茹苦抚育商妾所生遗腹子商辂成人。后商辂在乡试、会试、殿试中第一，乃请皇帝旌表秦雪梅。此处所指不详何种。

4. 《四喜》：明谢说（1512—1569）作。谢说，字献忠，号海门，浙江上虞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除《四喜记》外，还有《海门集》、《古虞集》、《草言》等。《四喜记》，当作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或略后（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浙江卷》），有《六十种曲》本。剧本主要写北宋宋祁与宫女郑琼英、妓女董青霞的婚姻故事，辅以宋郊因以竹桥渡蚁、救活蚂蚁而得中状元以及文彦博镇压贝州王则起义等情节，剧以“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之《四喜诗》而取名。

5. 《狮吼》：明汪廷讷（1569？—1628 后）作。汪廷讷，字昌期（一作昌朝）、无如，号坐隐，安徽休宁人。所作传奇总称《环翠堂乐府》。今存有传奇《狮吼记》、《种玉记》等 7 种，杂剧《广陵月》1 种。《狮吼记》约作于万历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间（1605—1608），有《六十种曲》本。剧写陈慥妻柳氏妒悍，对陈慥管束极严，后柳氏梦入冥间，阎王以其妒而问罪，命游地狱，使之醒悟，屈从其夫。

6. 《玉合》：明梅鼎祚（1549—1615）作。梅鼎祚，字禹金，号胜乐道人，安徽宣城人。有诗文集《鹿裘石室集》，传奇《玉合记》、《长命缕》和杂剧《昆仑奴》传世。《玉合记》约作于万历十四年（1586），有明容与堂、世德堂刊本和《六十种曲》本。该剧根据唐许尧佐《柳氏传》改编，写唐诗人韩翃妻柳氏为番将沙吒

利所夺，虞侯许俊将柳氏劫回，和韩翃重圆的故事。

7. 《疗妒羹》：明吴炳（？—1648）作。吴炳，字石渠，号粲花主人，江苏宜兴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永历时任兵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清军南下，被俘，自尽于衡州。一说降清后死于痢疾（蒋星煜：《吴炳降清后死于痢疾考》，《中国戏曲史探微》，齐鲁书社，1985年12月）。有《绿牡丹》、《疗妒羹》、《画中人》、《西园记》、《情邮记》传奇五种，合称《粲花别墅五种》。《粲花五种》有崇祯三年（1630）刻本，剧当作于此前不久。《疗妒羹》上下卷，32出，写才女乔小青被卖与褚大郎为妾，为褚妻苗氏所妒，先禁闭于园中，后移置西湖孤山下。小青抑郁病死，得韩泰斗医治，死而复生。杨大器妻颜氏贤，与小青友，后设计使小青嫁与杨大器为妾。《醋葫芦》还写到了演出效果：“逡巡之间，戏已做散。席中男女，人人喝彩，个个称赞。惟有都氏一发合机，最相契的是苗大娘拿奸、制律等出，惟颜公杖妒、苗大娘见鬼、韩泰斗伏刃、吓奸等出，微觉不然。”其中苗大娘拿奸是第12出《妒态》，制律是第2出《错嫁》，颜公杖妒是第25出《杖妒》，苗大娘见鬼是第26出《疑鬼》，韩泰斗伏刃、吓奸是第32出《弥庆》。惟因小说情节还没有发展到制服都氏，所以说剧中后3出与都氏“微觉不然”。

8. 《荆》、《刘》、《蔡》、《杀》：元末明初四大南戏的合称，即《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琵琶记》、《杀狗记》。《曲海总目提要》卷四《白兔记》条云：“元明以来，相传院本上乘，皆曰《荆》、《刘》、《拜》、《杀》，《荆》谓《荆钗》，《刘》谓《白兔》，《拜》曰《幽闺》，《杀》谓《杀狗记》。又曰《荆》、《刘》、《蔡》、《杀》，《蔡》谓《琵琶》也。乐府家推此数种，以为高压群流。”这两种说法都有根据，王骥德《曲律》卷三说：“古戏如《荆》、《刘》、《拜》、《杀》”，吕天成《曲品》卷下却是“《蔡》、《荆》、《刘》、《杀》”。总之，《荆》、《刘》、《杀》是一致的，《拜》和《蔡》则可互换。《荆》、《刘》、



《蔡》、《杀》四剧情节人人皆知，此处不重复。

### 三

总结而言，《欢喜冤家》和《醋葫芦》中的戏曲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信息：

1. 它记录了晚明时期戏曲舞台上的一批上演剧目，除《荆》、《刘》、《蔡》、《杀》、《四喜》、《三元》等剧作外，其他则为晚明剧作家的新作，如《翠屏山》、《玉合记》、《狮吼记》、《疗妒羹》、《万事足》等，称《万事足》为“新戏”、《疗妒羹》“簇簇新编”，说明它们完成不久，就传唱开了，获得了观众的喜爱。

2. 为明代传奇增加了三个剧目：《颠倒姻缘》、《金簪》、《全福》。

3. 反映了晚明时戏曲欣赏的习俗和好尚。在吉庆筵席，一般都演《全福》、《百顺》、《三元》、《四喜》，也有根据主客人的身份和当时所处具体情况点戏的，如《欢喜冤家》写王进士点《苏东坡游赤壁》，就是因为苏院与苏轼同姓且要了然“好生看待”苏院。而苏院点《翠屏山》则与自己破案有关，欲要刺激一下在座的和尚。《醋葫芦》写点戏，选了三本后，“拈个阄儿，神前撮着的就是。”年轻后生喜欢《狮吼》、《玉合》、《疗妒羹》这些“闹热”、“风趣”的戏，而年老的只愿就《荆》、《刘》、《蔡》、《杀》中做一本就行，可见，年龄不同的人欣赏口味也不一样。

4. 对某些剧目的情节和舞台效果进行了评价，如《醋葫芦》中说《疗妒羹》“风趣”、“绝妙关接”、“极其闹热”，而且演出效果相当好，“人人喝彩，个个称赞”。这是不可多得的舞台演出史料，值得戏曲史家重视。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中文系